

賈平凹 散文精選

茵 蓓 王川編

JIAPINGWA SANWEN
JINGXUAN 陝西人民出版社



賈平凹散文精選

茵 蓓 王 川 編

陝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001号

贾平凹散文精选

茵荇 王川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5印张 6插页 320千字

1992年4月第1版 199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ISBN 7-224-02171 7/I·526

定价：8.35 元



贾平凹近照

Good...

内 容 提 要

贾平凹是当代举世瞩目的作家，已出版的小说、散文作品42种，在国内外获奖35次，被美洲《华侨报》被誉为大陆文坛的“独行侠”，老作家汪曾祺称他是“鬼才作家”。

贾平凹在小说和散文两个领域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尤以散文最为精妙，其名篇《丑石》被选入中学生语文课本。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心愿，我们精心选编了这部《贾平凹散文精选》，作为已出版的《贾平凹小说精选》、《贾平凹游品精选》的姊妹篇。

目 录

人病	(1)
名人	(8)
弈人	(14)
闲人	(19)
祭父	(24)
一位作家	(35)
白浪街	(41)
黄陵柏	(50)
关于父子	(54)
平凹携妇人游石林	(59)
延川城	(61)
红石峡	(63)
寺耳	(65)
张良庙记	(66)
拐杖记	(68)
火水火鱼记	(70)
于雨松	(72)

太阳城·····	(74)
未名湖·····	(76)
观菊·····	(78)
石砭峪雾·····	(79)
梦城·····	(81)
戈壁滩·····	(83)
冰风洞体验·····	(85)
三游华山·····	(91)
清涧石板记·····	(94)
砭石岩·····	(99)
延安街市记·····	(101)
宿州涉故台龙柘树记·····	(105)
路记·····	(109)
树记·····	(111)
紫阳城记·····	(113)
河西·····	(119)
敦煌沙山记·····	(123)
商州初录 (引言) ·····	(126)
黑龙口·····	(135)
莽岭一条沟·····	(148)
桃冲·····	(157)
龙驹寨·····	(165)
小白菜·····	(172)
商州又录 (小序) ·····	(180)
关中论·····	(197)
陋室——陕西平民志之四·····	(204)

秦腔·····	(207)
河南巷小识·····	(215)
风筝——孩提纪事·····	(223)
读书示小妹生日书·····	(229)
“卧虎”说·····	(233)
品茶·····	(235)
访梅·····	(239)
当我路过这段石滩·····	(243)
地下动物园·····	(246)
静·····	(249)
一只贝·····	(252)
风雨·····	(254)
五味巷·····	(256)
十字街菜市·····	(262)
黄土高原·····	(268)
天上的星星·····	(274)
读山·····	(276)
月鉴·····	(280)
盼儿·····	(285)
文竹·····	(288)
溪·····	(291)
地平线·····	(295)
落叶·····	(297)
夜在云观台·····	(299)
白夜·····	(303)
观沙砾记·····	(307)

空谷箫人·····	(309)
月迹·····	(314)
冬景·····	(318)
夜籁·····	(322)
静虚村记·····	(328)
一棵小桃树·····	(333)
鸟巢·····	(337)
丑石·····	(342)
走三边·····	(345)
荒野地·····	(356)
游了一回龙门·····	(358)
入川小记·····	(362)
柳园·····	(368)
火焰山·····	(370)
安西大漠风行·····	(372)
笑口常开·····	(374)
好读书·····	(378)
张之光画集序·····	(381)
匡夔散文集序·····	(383)
竹子小说集序·····	(386)
黄宏地散文集序·····	(388)

人 病

我突然患了肝病，立即像当年的四类分子一样遭到歧视。我的朋友已经很少来串门了，偶尔有不知我患病消息的来，一来又嚷着要吃要喝，行立坐卧狼藉无序，我说，我是患肝炎了，他们那么一呆，接着说：“没事的，能传染给我吗？！”但饭却不吃了，茶也不喝，抽自己口袋的劣烟，立即拍着脑门叫道：“哎哟，瞧我这记性，我还要去××处办一件事的！”我隔窗看见他们下了楼，去公共水龙头下冲洗，一遍又一遍，似乎那双手已成了狼爪，恨不能剁断了去。末了还凑近鼻子闻闻。肝炎病毒是能闻出来的吗？蠢东西！有一位爱请客的熟人，十天半月就要请一次有地位的人，每一次还要拉我去作陪，说是“寒舍生辉”。这丈夫就又邀了我去，妇人当然热情，但我看出了她眉宇间的忧愁，我也知道她的为难了，说，多给我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吧。我用一双筷子把大盆的菜夹到我的小碟里，再用另一双筷子从小碟夹菜送到我口中。我笑着对被请的那位领导说：“我现在和你一样了，你平日是一副眼镜，看戏是一副眼镜，批文件又是另一副眼镜。”吃罢了，我叮咛妇人要将我的碗筷蒸煮消毒，妇人说：哪里，哪里。我才

出门，却听见一阵瓷的破碎声，接着是撵猫的声，我明白我用过的碗筷全摔破在垃圾筐，那猫在贪吃我的剩菜，为了那猫的安全，猫挨了一脚。这样的刺激使我实在受不了，我开始不大出门，不参加任何集会，不去影院，不乘坐公共车。从此，我倒活得极为清静，左邻右舍再不因我的敲门声而难以午休，遇着那些可见可不见的人数米外抱拳一下就敷衍了事了，领导再不让我为未请假的事一次又一次交检讨了，那些长舌妇和长舌男也不用嘴凑在我的耳朵上是是非非了。我遇到任何难缠的人和难缠的事，一句“我患了肝炎”，便是最好的遁辞。妻子说：“你总是宣讲你的病，让满世界都知道了歧视你吗？”我的理由是，世界上的事，若不让别人尴尬，也不让自己尴尬，最好的办法就是自我作贱。比如我长的丑，就从不在女性面前装腔作势，且将五分的丑说到十分的丑，那么丑中倒有它的另一可爱处了。相声艺术里不就是大量运用这种办法吗？见人我说我有肝病，他们防备着我的接触而不伤和气，我被他们防备着接触亦不感到难下台，皆大欢喜，自贱难道不是一种维护自己尊严的妙着良方吗？再者，别人问起：你这些年是怎么混的，怎么没有更多的作品出版，怎么没有当个××长，怎么没能出国一趟，怎么阳台上没植花鸟笼里没养鸟，怎么只生个女孩，怎么不会跳舞，没个情人，没一封读者来信是姑娘写的？“我是患了肝炎呀！”一句话就回答了。

但是，人毕竟是群居动物，当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不禁无限的孤独和寂寞。

唯有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女儿亲近我，他们没有开除我的家籍。他们越是待我亲近，我越是害怕病毒传染给他们。我与他们分餐，我有我的脸盆、毛巾、碗筷、茶缸，且各有固定的

存放处。我只坐我的坐椅，我用脚开门关门，我瞄准着马桶的下泄口小便。他们不忍心我这样，我说：这不是个感情问题！我恼怒着要求妻子女儿只能向我作飞吻的动作，每夜烧两盘蚊香，使叮了我血的蚊子不能再去叮我的父母，我却被蚊香熏得头疼。我这样做的时候，我的心在悄悄滴泪，当他们用滚开的水烫泡我的衣物，用高压锅蒸熏我的餐具，我似乎觉得那烫泡的、蒸熏的是我的一颗灵魂。我成了一个废人了，一个可怕的魔鬼了。

我盼望我的病能很快好起来，可惜几年间吃过了几篓中药、西药，全然无济于事。我笑我自己一生的命运就是写作挣钱，挣了钱就生病吃药，现在真正成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病，什么都有就是没钱。我平日是不吃荤的，总是喜食素菜，如今数年里吃药草，倒怀疑有一日要变成牛和羊。说不定前世就是牛羊所变的吧。

我终于要求住进了传染病院。

病院里，我们像囚犯一样要穿病服，要限制行动于一个极小的院子里，虽然那院墙是铁制的栅栏，可以看见外边的人。但看见了外边行人穿着花花绿绿行走，就顿生列入另册的凄凉。我们渴望自由，每天打过吊针之后，就在院子里看红红的太阳，看涌动的云，弄着嘴唇逗引栅栏外树上的小鸟。小鸟却飞走了，落下那一根或两根的羽毛，我们皆如年节的小孩抢拾炮仗一样去争捡个不亦乐乎。这行动被栅栏外的一个孩子瞧着，那小小的眼睛里充满了在动物园看笼中动物的神气，他竟大胆地走近了几步。他的母亲，一个肥胖的女人就喊：“走远点，那是传染病！”这话使我潜然泪下，我只有背过身去，默默地注视着院中的一片玫瑰花，和花坛台上的一群黑色的蚂

蚁。啊，美丽而善良的玫瑰不怕传染，依旧花红如血，勇敢的蚂蚁不怕传染，依旧在为我们表演负重的远距离的运动。这一个夜晚我们皆要等到很晚方回去睡觉，迎接那依旧洁白的月亮，它随我们到了栅栏里，它不嫌弃。

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是栅栏角上的那一个蜘蛛网，它好大，状若一个筐篮，为我平生之少见。我们傍晚用竿子挑破它，第二天，它又完好无缺，像一个通了电的铁网，又像是监视我们行动的雷达。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产生了一个恶毒的念头，后悔我们为什么要声张自己是肝炎患者？为什么要来往传染病院？人们在歧视我们，我们何不到人群广众中去，要吃大桌饭，要挤公共车，要进影剧院，甚至对着那些歧视者偏去摸他们的手脸，对着他们打哈欠，吐唾沫。那么，我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就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了！

病院中的人都是面色青黄，目光空洞，步履虚弱。看着他们的形象我也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们是忌讳用镜子的，我们对黄色并不反感，黄在中国是皇权的象征，于世界也是流行色。于是我们都显得亲热，在过道上、院子里，谁和谁见了都要点头，微笑也随之绽开，似乎我们有缘分，数十年前就认识似的，互相询问名姓和单位。医生和护士是从不唤我们名姓的，直呼床号。世界上叫号的只有监狱和病院。我先是“+235”，后一个病号出院了，我正式成了“235”。“235！235！”这是在卖饭了，饭勺不挨着我的碗，热汤几次就淋到我的手上。

“235！235！”这是护士在送体温表了，她们查看了温度便去我们看得见的地方洗手。我先是极不习惯这种代号，但后来想通了，“贾平凹”不也是一个代号吗？虽然235不是爹妈为我起的名字，可现在满社会不是都在叫“张书记”“李主任”

“刘主席”吗？我在打吊针的时候，目光一直是看着天花板的，天花板很洁净，而我还是看出了上边的细小的纹路，并且从这纹路上看出了众多的鱼虫山水人物。有人说，天花板是病人的一部看不完的书，这话真对。然后我在琢磨“+235”，想，有个“+”号，这是不吉利的，因为乙肝之所以是乙肝，就是各项指标是阳性，阳性表示出来就是“+”号。待到正式为“235”了，我思索235三位数相加是10，这还好不是个13，但10也是不好，应该是9恰好，围棋的最高段位不就是9吗？中国人是爱好3、6、9的，幸喜有个3字。

在医院的西楼角，也即在厕所的旁边，是有一株古槐的，古槐的树杈上白天常见到卧一个猫头鹰。每到夜里，它就叫了，它一叫，我们都惊慌起来，肯定在第二日，最迟不超过第三日，定要抬出去一个的。这不是迷信，一定是猫头鹰闻着了欲亡人的气味在鸣叫。大家都走出来，默默地目注着一个裹着床单的躯体去太平间。他永远太平无烦恼苦痛了。他的毛巾、牙具被拿出来放在窗台，他的母亲或者他的妻子在地上滚着哭。那条床单也折价永远归了他。他或许不忍心家属的啼哭，或许满意这床单的便宜，或许在向我们作别，这时候，有许多苍蝇在嗡嗡飞，哪一只是他的灵魂所变呢？我们无声地祈祷他灵魂安妥，却不愿有苍蝇落在我们身上。从此，我们皆害怕猫头鹰，但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诅咒它，更没有人动手去打杀它，甚至连这么个念头都不曾有。当一日数次去厕所经过古槐下，都不自觉地往树杈上看看，那是惊慌的一看，也是盼望的一看，我们在心中默默地向它祈祷，企望它能饶恕了自己。我至此方明白了人人恨阎王却还要给他修庙塑像称他是阎王爷的原因，而猫头鹰也该是称作爷的，也该是有庙和塑像的。人怕什

么，又奈何不了，人就想着法儿去讨好、去供奉，这就是世上神的产生。猫头鹰就是一个神的。

在这个监狱似的天地里，我们这些病人是互不歧视的，它同监狱的区别正在这里。犯人是要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而争取减刑，这是因为他以前曾经“犯”过人，以犯人入狱，又以犯人减刑出狱。我们患了病，并不是企图犯人，入院的一半是为了自己，一半也是为了不犯了别人，所以我们互相关心、体贴。每有一个出院，我们欢欣庆贺他的康复，也为了自己能治好而增加自信。一个病人进来，我们多半为又要认识一个朋友而高兴，多半却为他也染了病又悲伤。我们欢迎他的仪式虽不是握手和拥抱，却提醒他怎样买饭票，怎样服药，怎样不必悲观。病友和学友的感情一样珍贵，有待我们统统治愈出院后，我们在社会上仍可以形成一个关系网，这个关系网是受歧视之下、在生与死的分界线上建立的天长地久的友谊，它比那些互为利用的官网、商网、情网、乌七八糟的网纯净高尚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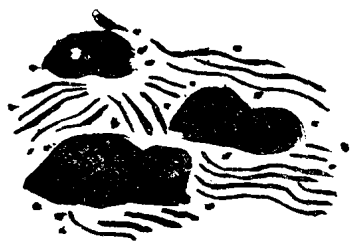
我们失却了社会上所谓的人的意义，我们却获得了崭新的人的真情，我们有了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理解了宽容和体谅，热爱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体会到了太阳的温暖和空气的清新。说老实话，这里的档案袋只有我们的病史而没有政史，所以这里没有猜忌，没有幸灾乐祸，没有勾心斗角，没有落井下石，没有势利和背弃。我们共同的敌人只是乙肝病毒。男女没有私欲，老少没有代沟。不酗酒，不赌博，按时作息，遵守纪律，单人单床，不纳妓宿娼，贵贱都同样吃药，从没人像官倒爷那样贪婪而嗜药成性。医护是我们的菩萨，我们给他们发出的笑是真正从心底来的，没有虚伪。猫头鹰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畏惧而崇拜，没有丝毫的敷衍。我们为花坛中的那一片玫

魂浇水除草，数得清那共有多少花瓣，也记载了多少片落花被我们安葬。那洞穴的蚂蚁和檐下的壁虎，我们差不多认得了谁是谁的父母和儿女。我们虽然是坏了肝的人，但我们的心脏异常的好。

据说，在我们中国，患乙肝的是十个人中就有一个或两个的，我们这些人差不多都是在偶然的查体时发现病的。所以，当我站在铁栅栏内向外张望那些歧视我们的人群时，总在想：别神气十足以为你们干净吧，或许，你们是没有查出乙肝的病人，我们是查出了乙肝的健康人！中国人这么多，如果逐个查检一下，这里就是一个多大的世界了，那么，都能来这里呆呆，人际的感情恐怕要比铁栅栏之外要好得多呢。

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我的猫头鹰上帝！

写于1988年9月11日



名 人

世事真闹不明白，你忽然浪成了一个名人。起初间是你无意作了一件事，或偶然说了一席话，你的三朋和四友对某一位人说了，正投合某人的情怀，他又说给另一位人，也恰投合，再说给别人去；中国的长舌妇和长舌男并不仅仅热心身边的私事，他们在厕所里也常常争论联合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座大楼，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都以自己的情怀加工修改，众口由此成碑。再循环过来，传到你的三朋和四友耳中，他们似乎觉得这出源于他们之口，但又不全是出源于他们，不信便觉得这么多人都信那就有信的道理，遂也就信。末了又反馈到你，“我真是这样吗？”你怀疑了，向崇尚你的人开始解释，可越解释你越有“谦虚”，谦虚恰好是名人的风度，你最后不得不考虑你是没有认识到你的价值吗？“哦，我还真行！”这样，你就完全是名人了。

你现在明白“造就”的厉害吧？你娘生你时她并没有给你起个响亮的名字，血辣辣的孩子堕在草炕，门后的鸡正下了蛋，红着冠嘎嘎直叫，你娘在这叫声中想起一个字作了你的名，这名儿连你在上学时老师一念点名册你就脸红。三年前去